

在李贺的世界里，最先夺目照眼的是色彩。我多年喜欢的台湾作家张晓风在散文《色识》中说得好——“像李贺，最擅长安排‘红’‘绿’这两个形容词前面的副词，像：‘老红、坠红、冷红、静绿、空绿、颓绿。真是大胆生鲜，从开在想象中不可能连接的字被他一连，也都变得妩媚合理了。”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李凭箜篌引》《金铜仙人辞汉歌》，李贺的许多名作都跳动或泼洒着“大胆生鲜”、瑰艳诡奇的颜色：“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春月夜啼鸦，宫帘隔御花。云生朱阁暗，石断紫钱斜。玉碗盛残露，银灯点旧纱。蜀王无近信，泉上有芹芽。”《过华清宫》……

《将进酒》更是色彩的狂欢：“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绮绣幕围香风。吹笙笛，击鼙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华美的酒器，丰盛的肴馔，热闹的宴饮，瑰丽的歌舞，似乎在尽情享受生的欢乐，似乎是找到了排解苦闷的良方。但并非如此——娇艳无比的桃花，盛开之时就开始纷纷飘零了，于是最后一句陡然跌入幻灭的深渊，直接出现了坟墓的意

象，让人直接面对人生苦短、转眼成空的真相。

在李贺的想象中，浓黑的死亡经常和娇艳的桃花互相掩映：“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铜驼悲》）

李贺一生未完成

潘向黎

李贺诗执著于“死亡”主题，加上冷雨凄风的渲染，有时简直鬼气森森，读之令人遍体生寒：“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久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冷下，风吹雨。”（《苏小小墓》）

私下觉得读李贺有三不宜：女子不宜。病中不宜。愁中不宜。若“犯”此三条，则读了之后，宜速至明亮温暖的阳光下，深呼吸数下，以驱除阴寒之气。所以，不常读李贺。

清代的蘅塘退士似乎不喜欢李贺，他编的《唐诗三百首》，李贺一首都未入选。张晓风打抱不平，认为至少该选五首，还说：“《唐诗三百首》算什么？李贺才是自足千古的才人。”（《李贺和他家的外劳》）张晓风觉得李贺诗“文字艳魅诡异，思路飘忽怪怪”，还说他有诗句“十分‘感觉派’”。

不论是否推重李贺，也不论味

其隽秀也好，觉其怪异也罢，总不该忘记，他死去的时候才二十七岁。因此，杜甫的沉郁博大或者王维的雅淡清静，都不能指望于这样一位生命和青春同时终止的诗人。写那些诗的时候，他是那样年轻，他的内心还充满新鲜而热烈的渴望：对理想、对前程、对情爱、对人对世所有的美和欢乐；但同时，这些渴望都未得到满足（而且渐渐无望），况且他自幼羸弱多病，对自己的不得长寿有清晰预感，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焦虑、凄惶和不甘。以一敏感的心灵为战场，激情和绝望不断展开对决，生的欲望和死的阴影互相掩杀，谁能想象那样一个剧烈动荡、处于爆炸边缘的“小宇宙”？

只活了二十七岁！他还在年轻人阶段，还为力避寻常、苦求绚烂，他还来不及“趋”、“变”、“融”、“化”，更来不及归于炉火纯青。作一个设想：如果李贺能活到四十岁，甚至六十岁，会如何？也许他会一意孤行，使“长吉体”登峰造极；或者他会创造出事实上的“西昆体”（无从猜测当时和历史会以何名之），使后来的李商隐不得不另辟蹊径；也可能，他会渐渐褪尽生奇诡谲，不再那么以独造新语、夺人眼目为己任，转将《南园十三首》《致酒行》般的平易流畅变成自己的主要风格；甚至归于质朴、浑然、行云流水，前后判若两人，也未可知。李贺的一生，也许竟是一个“未完成”。

心有点虚，自觉年老，记性差了，真不能得罪人。猛想一想，对方声音嘶哑，语速平稳，闽商口音，“呵！肯定是他。”我直接问：“你是老总，何先生？”他欢快地笑起来，放下话筒，我得意洋洋，报告小李记者，说我上月旅游中的新加坡朋友一小时后要上门看望。记者当然拎得清，匆匆把几个小段安排衔接一下就完成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夏画

了：“夏老，真不老，我正是。”对上了号。我问他现在何处？他答：“我正在私驾开往上海路上，一小时后登门拜访。”我兴奋异常，毕竟赴新加坡旅游一天，大半天时间由他导游，安

我派人去看你，如何？”他答：“我正靠近苏州医院，等安排好病员再说。”放下话筒，我好纳闷，真不巧，人家外宾远道来看我，刚巧遇上车祸，我很内疚。当即我决定，短信告知女儿，要她驾车去帮他们。

电话铃第三次急急响起。这次那人有些忧伤，有些怨恨，有些牢骚，说：“人送到了，进了医院，院方一定要人民币才能手术继续进行。”语音中我知道他身怀新币，缺少本币。可要大笔人民币我一时也难凑，正在为难。对方何总发话了：“夏老，你能救急，我感激，病人也实在可怜、可怕。人民币，你借我一些，应急，见面后我还你新币。”他开口要几万，我手头仅整数万。他答，先对付救急吧！并告我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号码，我一一记下，并答应半小时急汇出。

放下话筒，我对电视台小李表示歉意，说我急于去邮局汇款救急了，采访下次再安排吧！

我年轻时遭逢“文革”浩劫，18岁那年去农村插队，那些年的困窘生活，在多年后逐渐浓缩为几幅图景及意象，成为我的青春记忆。我曾在暴风雨之夜跋涉：伸手不见五指的野外，我在泥泞中挣扎，瓢泼大雨，无处躲避；我大口地喘息，每迈出一步都悬着心，因为害怕滑入河渠和池塘中。这时候，绝望无助，只要远处隐约有一点灯火，都会燃起希望……其后，不止一次地身陷那样的困境，我逐渐学会在心里点燃希望，同时想到暗夜中的一盏灯对征夫路人的意义。

有时，我会有这样的想象，譬如现在，我正安静地在黑暗中思考，如果想到在远处有个人非常需要灯光时，我会立刻拧亮我的灯，或者走出屋子，点燃一支火把。——比如，我想到要编这本书。

记忆中，时常晃动这样的影像：我长途跋涉，精疲力竭之时，看到一堆未熄灭的余烬，我蹲下，让它温暖着我。——我的青年时代，不断地寻找那些可以温暖心灵的书。今天，如果我还能够算个有点用的人，我得说，是那盏一盏的灯照亮了我，是那些前人留下的火堆温暖过我。

在各种赞美教师作用的比喻中，我比较能接受的是“灯”。

一个人在接受基础教育教育的12年里，会有几十位老师教过他。他会记住其中的多少老师呢？有多少人能像灯一样在他的生命中长期地闪烁呢？他会记住的是美丽的爱与微笑——那些在他跌倒时轻轻扶他站起来，那些在他迷惘时给他指过路的，那些在他登攀时托了他一下的，那些在他绝望无助时投来信任的目光的……那些富有智慧的人，那些有鲜明个性的正直善良的人，像一盏一盏的灯亮在他面前，留存在他童年世界最早的画面

中，成为他青春歌谣中难忘的意象。

我童年和少年时的老师形象，刻在脑海中，一直伴随我走到今天，美丽的爱与微笑，也包括教师的严厉和宽容，这些都是我成长时面对的容颜。人们总期望生命中尽可能有很多仁爱及美好的记忆，当然，作为学生，也会记住那些给他带来烦恼甚或痛苦的教师，这也是教师应当想到的问题。

那一盏亮着的灯能照耀他们走多远呢？和任何职业群体一样，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去追求灵魂幸福。然而，每个来到学校的孩子都希望在这里找到朋友，找到精神标杆。教师是一盏灯，人的能力也许有差异，但我们多多少少能照亮一个学生一点点路，仅此而已。一个学生在基础阶段可能会遇到过一个老师，你就是其中的一盏灯：你亮一点，他就能走得远一点；如果你过于暗淡，他可能不得不徘徊。所以，老师们，让我们都亮一点吧！

当然，我们并非为了照亮别人而生存的，教师先得照亮自己，审视自己走过的路，让心中充满光明。

我们教过的学生，在遥远的年代，会想起我们那可能已经微弱的光亮，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能走得很远了。

后代会怎么看待我们呢？也许他们会说：“唔，在那些年代里，有些教师曾带着梦想在工作。”这就很好了，这是我能想到的。

和老师们在一起，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一盏灯下走过的人也是不同的。我被这些故事感动，也从中获得启示。希望老师们都能拿起笔，把那些独特的体验写出来，鼓舞同行者，并告诉未来。

本文为教育随笔集《一盏一盏的灯》前言

那一盏盏亮着的灯

吴非



春天离开的陈志远

耳东

不知不觉，陈志远去世两年了。过去两年来，华语流行音乐发生了很多事，比如七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帽子歌后”凤飞飞也走了，比如音乐下载据说很快就要付费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却是没变的，那就是，过去两年来，华语乐坛还是没人能写出那么多能传世的经典，而大多数人仍然不了解陈志远。

2011年春天，陈志远悄悄地从台北一家医院离开了人世，就像徐志摩诗里写的那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陈志远真的没有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了大家对于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无尽感慨：原来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那么多经典都出自陈志远之手啊！《龙的传人》《酒干倘卖无》《再回首》《大约在冬季》《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们可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乎所有优秀华语流行音乐唱片上找到陈志远的名字，毫不夸张地说，他几乎只手创造了一个时代。

可是，意识到这点的人太少了，包括久经沙场的音乐圈内老将。我的一位在圈内混了30年的台湾音乐人朋友，曾经听过台湾的金曲奖，可他聊到陈志远的时候，竟也由衷地惊叹道：“陈老师真的很厉害，我直到最近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是他写的。”

是的，陈志远创作的经典不胜枚举。《梅花三弄》（姜育恒）、《逍遥游》（小虎队）、《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王杰）、《天天想你》（张雨生）、《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郭富城）、《边走边唱》（黄磊）等等，这些歌曲从80年代横跨到90年代，从青春偶像到实力派唱将，不知陪伴多少歌迷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据不完全统计，整个80年代有80%的所谓“主打歌”都由陈志远负责编曲，还有未经证实的传闻称，陈老师是华语乐坛史上唯一靠编曲挣到一亿酬劳（台币）的编曲人。

这一切得益于陈志远在天赋和勤奋。这位据说靠自制磁带吉他“自学成才”的大师把毕生的经历都投入到编曲事业上。在各位业内人士的回忆中，陈志远是台湾最早使用电脑编曲的音乐人，而且他几乎不参加应酬，为人极其低调。可惜，这些都是传闻而已，正因为陈志远太过低调，关于他的资料少之又少，大多只能道听途说。不过，能耐得住如此寂寞，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志远身处的时代，是“民歌运动”开天辟地的时代。陈志远那一代人，是读余光中的诗和听鲍勃·迪伦长大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感受到的是人文情怀的浓烈和美国民谣的清冽。如今，互联网已然冲断了怀旧的链条，新的秩序飘荡在风中，一片混沌的结果是充斥在当下的曲调怪异歌词俗气的“神曲”。

给华语乐坛带来春天的陈志远却在春天离开了，留下我们，在他的歌里回味他的传奇人生。



虎伴

（中国画） 陈立建

这件事想起来好笑，说起来颇难为情，虽然时隔已很久远。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供职在一家工厂，那时主管工会每年都要陆续组织职工休养，把名额分配给下属公司、工厂。那年仲夏，厂里去庐山休养的机会给了我动力科的老张。千古名胜庐山可是我向往已久的梦中圣地，终于可以亲睹它雄奇蕴秀的真面目了，心里欣喜万分。想好总归要在山上留几张影，于是问工会借了照相机，买了一卷“柯达”带在包里。那时候寻常人尚未闻数码相机，拍照比现今麻烦许多。

集合登船，溯长江而上；九江靠岸，客车早已等在那里。“跃上葱茏四百旋”，抵达牯岭，我们住进了锦绣谷侧峰的一座公馆，据说这里曾是民国旧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寓所，解放后成为我们局的休养驻地。第二天我和老张就发现，登上食堂旁边的铁梯有个阳台，站在上面，天哪，摄人心魄景象万千的锦绣谷尽收眼底，我们马上拍照留念。

参加这一期休养的共有十几人，来自系统各单位，其中带照相机的寥寥无几，于是

我就有几分吃香，揽胜途中常被邀为摄影。临渊险绝的龙首崖，摩天拂云的五老峰，步步惊心的险峰天桥……哪里是一枚胶卷容纳得了的，只得揆寸度尺天天打胶卷的拍，既给自己和老张，也给同来的伙伴。我带着一把请画家画的“独酌图”折扇，于含鄱口扑在胸前拍了张照，自感得意。在三叠泉，一位女同伴跟我说，之前她下过三叠泉但没拍成照，甚为遗憾，这次让我帮个忙，否则就上下跑这艰辛的一千八百多级台阶了，我说举手之劳耳……五天之后，大家满心欢喜地聚在一起拍了张集体照便踏上归途，我一卷135最终拍下三十八张照片。轮船上，凡要我拍过照的男士淑女，纷纷给我留下单位和联系地址，盼着我洗印好寄与他们，齐齐再三道谢回去钞票照算好来等等。

憾留庐山 暖留心间

陈梅金

返沪不过两天，尴尬至极的窘况顷刻降临，兴致勃勃的我去照相馆取照片，营业员丢还胶卷说一张照片也没有，我拉开一看竟整一条空空如也的透明胶卷，顿时几欲厥倒。冷静之后分析探究下来，判断为我装胶卷时没把孔洞扣牢齿轮卷紧，胶片根本没走过。一场白忙活不说，自己没留着影且咽下，倒是人家引颈翘首等着我寄照片如何是好，怎么交代。妻子安慰之余戏谑道：“算了，你这条‘裤腰带’给我做裙子当腰衬蛮好。”同车老张豁达，连说没事了之，可对那些邂逅初识的游伴实在难以启口，想起他们每在镜头前梳理发衣频摆姿势的情景，尤其那位一心要在三叠泉留影而累得汗流浹背的女士，我连打电话的勇气都没有。无奈之下想出一招，按地址给每一位写了封信，解释原委道尽歉意，表白羞愧之情并万求原谅云云。结果，换来宽慰来电不断，令我感动不已，至今回想起来此次虽留憾庐山，但心里还是倍觉温暖的。

人生回事

十日谈

人生回事

古琴成功申遗十周年，明起刊登一组由古琴演奏家、爱好者撰写的文章。